

四續轉導五竅決披

太素經曰。小腸大腸廣腸膀胱。以此四府爲四癰。四癰者。紅河滯滯也。此四癰流入海。太素經曰。胃之五竅者。闔里門戶也。咽胃大

為五窮。

脈谷流注。絡溪益麗。

太素經楊上善注曰。小曰溪。大曰谷。溪谷皆流水處也。故十二經脈名爲大谷。三百六十五脈名曰小經。太平御覽曰。無水曰谷。

有水曰
窾。

足則地方。脚履濕痺。

太素經曰。天圓地方。故人頭圓足方以應之。千金方曰。心肺二臟經絡所起在手十指。肝腎脾三臟經絡所起。在足十指。夫風寒之氣。

皆起於地。地之寒暑風溼。皆作蒸氣。足常履之。所以風寒之中人也。必先中脘。久而不差。病源論曰。風寒溼氣雜至。合而成痺。病在陽曰風。在陰曰痺。

麟渠圖設血疥冒隨

明堂經曰。聖人圖萬人之血氣行風。設十二經脈溝渠。以備血流行。大素經攝上著注曰。血謂毛孔也。水逆流曰疝。謂邪氣也。邪氣入於

賤理時。如水
逆流於壚也。

經險急塞機關僅支

大業經曰。經陵者。五藏六府之大路也。迎而奪之矣。注曰。大腸謂是五藏六府十五別走大路。是十二經陰陽相通大道路也。陰道也。

大素經楊上善注曰。八虛者兩肘兩腋兩脾兩膈。此云八虛。故曰八虛。以持虛故真邪二氣留通。故爲機關之室也。真偽則機關動利。邪留則不得屈伸。

入國問俗。拜廟貴師。

太素經曰。黃帝曰。順之奈何。岐伯曰。入國問俗。入家問諺。上堂問禮。臨病人問所便。醫說曰。天聖中仁宗不豫。國醫違禁。久未

効。或薦許希用鍼者。召便治之。三針而疾愈。所謂興龍穴是也。仁宗大喜。遂命官之。賜予甚厚。希既謝上。復西北再拜。仁宗怪問之。希曰。臣師扁鵲廟所在也。仁宗嘉之。是時孔

子之後。久失封爵。故顏太初作許希詩以觀之。於是詔訪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文宣王。

遊壽域遐覩明堂基

太素經曰。黃帝曰。人之壽百歲而死者。何以致之。岐伯曰。使道德以長。基牆高以方。注曰。鼻之明堂牆基。高大方正爲壽。黃帝曰。其

不能終壽而死者何如。坡伯曰。使遠不長。空外以盡。消息暴疾。又卑基壙。注曰。鼻之明堂基壙卑下爲夭。

覓道崆峒。受術峨嵋。

晉書曰。黃帝有熊氏少典之子。姬姓也。役使百靈。可謂天授自然之體也。猶不能坐而得道。故以地黃元年正月甲子。紫遊名山以求神傳。

時方明力故從焉。適陸淵而問廣成子。受以自然經。造峨嵋山。並會地黃君。受以真一經。

隔垣微視立壇祝昆

史記扁鵲傳曰。扁鵲姓秦氏。名越人。少時爲人舍長舍客。長桑君過。扁鵲獨奇之。嘗讀經之。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。出入十餘年。乃

手扁鵲私坐問其語曰。我有禁方。年老欲傳與公。公毋泄。扁鵲曰。敬諾。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。是以上池之水。卅日當知物矣。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。忽然不見。殆非人也。扁鵲以其言飲藥。卅日視見垣一方人。以此視病。盡見五藏癢結。太平廣記曰。陳蔡者。泉州晉江人也。嘗禁祝之術。爲人治病多愈者。有漳州松溪縣猛。其子病狂。人莫能療。乃往請陳。陳至。蔡云子見之。執手大尋。瘳曰。此疾入心矣。乃立壇於堂中。誡曰。無得視。至夜乃取蔡氏子髮兩片。送堂之東壁。其心懸北落下。蔡方在堂中作法。所懸之心。遂爲犬食。蔡求之不得。驚懼。乃持刀突轉於地。出門而去。主人弗知。謂其作法耳。食頃。乃持心而入。內于病者之腹。彼髮遂吐其腹。遂合。蔡氏子既瘳。

蠟絡野疎渴穿井遲

太平廣記云。許商宗名醫若神。人謂之曰。何不著書以貽將來。商宗曰。醫乃意也。在人思慮。又張侯幽玄。甚難測。意之所解。口莫能

宣。古之名字。唯是引脈。脈既精利。然後識病。病之于藥。有正相當者。唯須用一味直攻。彼病卽立可愈。今不能別脈。其識病源。以情慮度。多安藥味。譬蠟不知免廣絡原野。蠟一人獲之。術亦時矣。脈之深遠。既不可言。故不能著述。大素經曰。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。不治已亂治未亂。夫病已成形而後藥之。亂成而後治之。譬蠟渴而穿井。溺而鑄兵。不已晚乎。

感近女室禱謁靈祠

晉書曰。晉和者。春秋時秦國人。晉侯有病。求醫于秦伯。伯使醫和視之。曰疾不可爲也。是謂近女室疾。非鬼非食。惑以志之。良臣將

以草爲衆聚藥有諸

本草曰。藥之衆者。莫過於草。故聖者而官之本草。良醫也。厚其禮而歸之。遇奇方曰。昔文正公嘗謁靈祠。視之曰。達則願爲醫相。窮則願爲良醫。公之濟世利物。豈不以窮達異其心也。

炎皇先嘗雷公后書

炎皇。神農氏也。淮南子曰。神農始嘗百草之滋味。當此之時。一日而七十毒。世本曰。神農和藥濟人。則百藥自神農始也。晉書曰。

雷公者。黃帝時臣也。陶景本草序曰。軒轅以前。文字未傳。至知六爻指掌。畫像按。稽。卽事成。至于藥性所主。當以錢說相因。不爾者何由得聞。至桐醫聖若存靈簡。

君臣配議佐使借儲

新修本草曰。上藥一百廿種。爲君。主養命以應天。無毒。久服不傷人。中藥一百廿種。爲臣。主養性以應人。無毒有毒。下藥一百廿五

種。爲佐使。主療疾以應地。多毒。

根莖咸萃花實豈除

新修本草曰。上藥神氣。下詢衆藥。皆領天下。營求。藥性。有毛鱗介。無遺不尋。根莖花實。有名咸萃。

喚召各答勢力悉應

新修本草曰。神農氏乃作經。經均。從六陰陽與太一。異五畜四土。喚召各答。勢力悉應。生草木石骨肉蟲皮毛。萬種千類。皆應問之。則檢其能主治。當其

五溫冷。故甘草先被呼謂。附子後見將錄。聚藥皆指。各記所能。本草抄錄曰。俱君乘蜂雪之車。喚諸藥精。悉遣述其功能。因則附口錄之。呼為俱君藥錄。

楸葉混梓椿木紛摶

子者為梓。梓實桐皮曰梓。大同而小別也。椿和名梓波爾令。寒故之是也。椿類本草曰。椿摶二木形。椿大抵桐類。但椿木實而葉香可吸。椿木疎而氣臭。北人呼椿為山椿。紅東人呼為鬼目。葉說處有痕如眼目。最為無用。莊子所謂吾有大木。人謂之樗。其大本擁腫不中繩墨。小枝曲拳不中規矩。立干途。近者不顧是也。亦類錄。

茵芋華細礪獨苗殊

茵芋和名於加津津之私。案問勢保是也。還類本草曰。茵芋莖葉。形如荈草而細軟。莖高三四尺。四月開細白花。五月結實。那通和名伊波津津之。還類本草曰。三月採花。其莖樹生高三四尺。葉似楊葉。花黃似瓜花。夏開花似陵雲山石榴而正黃。今嶺南蜀道山谷獨生。皆條紅色如錦繡。或云此種不入藥用也。

庭槐宵炕籬槿夕枯

還類本草曰。槐草莖葉黃。又云槐草莖合夜開者。別名守宮槐。否合也。炕張也。槐和名阿佐加保私。寒年久毛是也。

禁灘移柳聽音縛葛

書說曰。南史曰。蘇伯宗著從孫。公孫康惠發背。伯宗為氣對之。使驗日。瘡大濃爛。出黃赤汁升餘。樹為之瘡損。又曰。徐嗣子秋夫。為射陽令。嘗有鬼神。瘡甚難苦。秋夫問曰。汝是鬼也。何所須。鬼曰。我姓解斯。家在東陽。應癰而而死。雖為鬼。瘡癰不可忍。君若術。願見救濟。秋夫曰。汝是鬼無形。云何得治。鬼曰。君但縛葛為人。按孔穴針之。秋夫如其言。為針四處。又針肩井三處。殺祭而埋之。明日見一人來謝曰。藥君瘡疾。復為殺祭。除飢解疾。感惠實多。忽然不見。當代伏其過靈。

走獻荔枝攀插某黃

本草曰。荔枝味甘。益人顏色。生嶺南及巴中。樹高一二丈。草青陰。凌冬不凋。形如松子大殼。朱若紅羅紋。肉青白若水精。甘美如蜜。四五月熟。又曰一日色變。二日味變。三日色味俱變。產者稱黃妃傳曰。妃嘗荔枝。必致生致之。乃置騎傳送。走數千里。味未變已至京師。本草曰。莫某黃味辛。葉似椿而闊厚。紫色。九月九日採實。風土記曰。俗食九月九日謂為上九。某黃到此日氣烈色赤。可折其房以插頭。云辟惡氣樂冬。

桂貢湘州蒟輪番禹

本草曰。齊武帝時。湘州得桂樹以植芳林苑中。陶隱居是梁武帝時人。實生自宋孝武建元三年。歷齊為諸王侍讀。故得見此樹。又曰。蒟輪味辛。蜀都賦所謂流味於番禹者。夏生。葉似王瓜而厚大。昔漢武使唐蒙曉諭南越。南越食蒙以蒟輪。蒙問所從來。答曰。西北群臣。紅廣數里。出番禹城下。武帝感之。于是開梓輅越橋也。

菊灰酒蛙藍汁熬蛛

本草曰。屬毒草類氏云。龜蝨枝杜樹灰酒之則死。杜樹無花菊也。又曰。昔張翼員外。在劍南。為張延賞判官。忽被蜘蛛咬項上。一宿

交處有二道赤色。細如箸。繞項上。從胸下至心經。兩宿頭面腫疼。如數升蠶大。壯漸腫。幾至不救。張相素重鳥。因出家財五百千。并薦家財又數百千。募能療者。忽一人應召云。可治。張相初甚不信。欲試其方。遂令目前合藥。其人云。不惜方。當療人性命耳。遂取大藍汁一磁盞。取蜘蛛投之藍汁。良久方出得汁中。甚困不能動。又別搗藍汁。加麝香末。更取蜘蛛投之。至汗而死。又更取藍汁。麝香復加雄黃和之。更取一蜘蛛投汁中。隨化為水。張相及諸人甚異之。遂令點於咬處。兩日內悉平愈。

鉤鷄懷城車螯噴臺

本草曰。鉤鷄入城城空。入宅宅空。怪鳥也。常在一處則無。若聞其聲如哭者。宜遠去之。鳥似鷄有角。夜飛晝伏。又曰。車螯是大蛤

也。一名蜃。能吐氣為樓臺。河

遺驅癩瘡遺噉彭火

曹說曰。宋人王纂。海陵人也。少習經方。尤精鍼石。遠近知其虛名。宋元嘉中。縣人張方女。日暮宿廣陵廟門下。夜有物假作其婿來。女

因被驚惑而病。纂為治之。始下一鍼。有刺從女腋內走出。病因而愈。又曰。蔡謨。字世明。家以儒道自達。治莅知名。性有道風。敢向醫術。嘗覽本草經方。手不釋卷。及授揚州刺史。將之任。渡江食蟹。蟹中彭蠡毒。殆死。漢曰。讀爾雅不熟。為勸學所誤焉。

髮瘕化蠱腹脹降虬

本草衍義曰。唐甄立言仕為太常丞。善醫術。有道人入心腹纏煩。甄二

無目。燒之有髮氣。乃愈。太平廣記曰。徐嗣伯。字德紹。精醫術。株陳人張景年十五。腹脹面黃。眾醫不療。以問嗣伯。嗣伯曰。此石枕耳。當以死人枕煮服之。依語煮枕以服之。得大利。枕蟲頭堅如石者五六升許。病即差。

鵝鵝裏袋鵝鵝酌盃

本草曰。鵝鵝大如蒼鶩。頭下有皮袋。容二升物。展縮自由。袋中藏

肉。入河化為此鳥。今猶有肉。又曰。甲香出南海。海產之。凡蠶之類亦多。鵝鵝蟲形似鵝鵝。頭並堪酒盃者。

奇雀出臉忌魚無鰓

醫說曰。金州防禦使崔堯封。有親外甥李官吾者。左目上臉忽瘰。而

之。他日飲之酒。令大醉。遂割去之。官吾不知覺也。其根如弦。恒壓其目。不能開。堯封每患之。謂曰。荆人道士王彦伯。天性善醫。尤別脈。斷人生死壽夭。百不差一。裝賣向書有子忽暴中病。眾醫拱手。或說彦伯。遂迎使視之。候脈良久。曰。都無疾。乃煮散數味入口而愈。裝問其狀。彦伯曰。中無鰓魚毒也。其子實因鰓得病。裝初不信。乃鱗鰓魚無鰓者。令左右食之。其

病同。始大驚異焉。

生香剝腐。姑獲取孩。

新修本草序例云。剝腐。惡。本。草。香。條。云。有。生。香。夏。露。食。蛇。最。多。至。寒。則。香。滿。入。春。愈。熱。自。以。爪。剔。出。之。落。處。遠。近。草。木。皆。焦。黃。此。極。難。得。又。云。姑。獲。能。收。人。魂。魄。今。人。一。三。乳。母。鳥。言。產。婦。死。變。化。作。之。能。取。人。之。子。以。為。己。子。胸。前。有。兩。乳。衣。毛。為。鳥。脫。衣。為。女。明。堂。經。湯。上。等。注。曰。小。兒。知。啼。曰。孩。未。啼。之。前。曰。嬰。故。以。小。兒。為。孩。

按龜訓業。放鹿感仁。

太素經曰。手毒者可使試按龜。置龜於器之下。而按其上。五十日而。生。恒可通能而用之。不可知其所以然也。晉書曰。玄佑者。莫知其姓字也。自言河間人。恒食巴豆雲母。賣藥於都市。為人治病。河間王買藥服之。下蛇十餘頭。王問其病源。俗云。王病乃六世餘殃。非王所知也。緣王常放乳鹿。仁感天心。故遭俗爾。王欲以女妻之。俗夜去。不知所之。

乘駭延齡。鞭羊養身。

病源論曰。封君達乘青牛。魯女生乘駭牛。孟子錄乘駭馬。尹公度乘青牛者。乃柏木之精。駭牛者。古之神宗之先。駭馬者。乃神龍之祖也。道士乘此以行于路。萬物之惡精。疫氣之厲鬼。長揖之。莊子曰。善養生者。若牧羊者然。視其後者而鞭之。畜有羣約者。聚居而水飲。不與民共利。行年七十。而猶有嬰兒之色。不幸遇蝕虎。蝕虎然而食之。有張毅者。高門懸薄。無不趨也。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。以死。約養其內。而虎食其外。弱養其外。而病攻其內。此二子者。皆不鞭其後者也。鞭其後者。去其不及也。

遇犀耀角。活鳩戮鱗。

太平廣記曰。鳩鳥食之處。即有犀牛。犀牛不耀角。其水物食之必死。

蛇毒累年。狐疝待晨。

太平廣記曰。郎中類感者。家有一女。嘗覺心肝有物噴食。痛甚不可多。着療此病。頗試召之。醫生見曰。此是蛇蠱也。立可出之。於是先令織袋一二十斤。然後以藥鎮之。良久醫工乘小鈴子于傍。于時覺咽喉間有物動者。死而復蘇。少頃令開口。鈴出一蛇子。長五七寸。急投于熾炭中燬之。婦始屈曲。移時而成煙。其臭氣散於觀鄰。自是疾平。一承無醫心之苦耳。太素經湯上等注曰。小兒疳。大小便難曰疳。疳有多種。此為狐疳。備狐。夜時不得小便。少腹處痛。日出方得。人亦如此。因名狐疳。

鰻黎絕瘦。鰻鱗成噴。

太平廣記曰。瓜村有漁人妻。得勞瘵疾。轉相染著。死者數人。或云取病者生釘棺中葬之。其病可絕。頃已其女病。即生釘棺中。流之于

紅。至金山。有漁人見而異之。引之至岸。開視之。見子猶活。因取置微舍。多得鱖魚以食之。久之病愈。遂為饒人之妻。今尚無恙。（按類本草同之）本草曰。鱖魚以物餌之即噉。腹如氣。腹白。背有赤鱗如印。

鮎口小青狸氣馨勻。

鮎奴兼反。和名阿由今。案奈麻律是也。郭知玄云。青黃色。無鱗。大口尾。孫愐云。無鱗而滑。本草曰。鮎魚即鮎也。又曰。鮎魚一名鮎魚。一名鯢魚。有三種。口腹俱大者名鯢。背青而口小者名鮎。口小背黃腹白者名鮎。一名河鮎。又云大首方口。背青黑。多涎也。狸和名多多毛。今按稱古是也。帝範曰。捕鼠之狸。不可令之搏獸。人以作飾。甚香。微有麝氣。南方有一種香狸。人以作飾。甚香。微有麝氣。

學醫謂孝療父報恩。

外臺秘要方曰。齊梁之間。不明醫術者。不得為孝子。產育保慶方曰。古人謂為人子而不學醫者。為不孝。則有方論而不傳於世者。其可謂之仁義。晉書曰。殷仲堪。陳郡人。父病積年。衣不解帶。躬奉醫方。究其精妙。

求仙服朮宜男佩萱。

本草曰。求草者山之精也。結陰陽之精氣。服之令人長生。絕穀。致神仙。抱朴子內篇曰。南陽文氏值亂。逃盡山中。飢欲死。有一人教之食朮。遂不餓。數十年乃還鄉里。顏色更少。氣力轉勝。又曰。萱草一名忘憂。花名宜男。風土記曰。懷妊婦人。佩其花生男也。

恨忘却老諫打會孫。

大清經曰。昔有一人。因使向西道行。會一小婦打一老公。年八九十。勸使服之。而不肯服。老病年至。不能行來。故打令服藥耳。使者下車長跪而問云。婦人年幾何。婦人對曰。吾年三百七十三歲。使者可得知不。婦人曰。此藥一種有四名。像於四時。春名天精。夏名枸杞。秋名却老。冬名地骨。

難治羣僚况亦至尊。

晉書曰。黃帝燕坐。召雷公而問曰。子知醫之道乎。雷公曰。請而煩能解。解而未能別。別而未能明。明而未能彰。足以治羣僚。不足以王。

罔訊他咎莫信巫言。

千金方曰。夫為醫之法。不得多語笑。談論喧嘩。強說是非。論論而有自許之貌。謂天下無雙。此醫人之膏肓也。新修本草曰。而公公有言曰。病不肯服藥。一死也。信巫不信醫。二死也。

佛來腫瘰巧解意存。

太平廣記曰。有范光祿者。得病腹胸並腫。不能飲食。忽有一人不自識名。徑入齋中。坐于光祿之側。光祿懼曰。先不識君。那得見臨。

答云。佛使我來理君病也。光祿遂發衣示之。因以刀針臚上。條經之問。頓針兩處及臍腹百餘下。出膿水三升許而去。至明並無針傷。而患漸愈。後漢書和玉傳云。玉云。醫之為言意也。瘰癧至微。隨氣用巧。針石之間。毫芒即乖。神存於心手之際。可得解而不可得者也。

射利鬼惡段氏命殲

本事方曰。古人以此救人。故天界其道。使醫惠合靈。後人以此射利。故天而其術。而不相昇。醫說曰。宜與段承務。醫術精高。然貪利。財賄。非大勢力者不能屈致。羅處惠公居常。發見之不可。緩平江守梁向書邀之。始來。既回平江。適一富人病來謁醫。段曰。此病不遇傷寒數劑可瘳。然非五百千為謝不可。其家始許。半酬。拂衣去。竟從其請。別奉銀五十兩為藥資。段求益至百兩。乃出藥為治。數日愈。所獲西藥。中途夜移一朱衣曰。上帝以爾為醫而厚取賄賂。殊無濟物之心。命杖有二十。遂勅左右。持而鞭之。既寤。覺脊痛。呼僕視之。捶痕宛然。還家未幾而死。

救物神祐許叔名殘

千金方曰。老子曰。人行陽德。人自報之。人行陰德。鬼神報之。所多福耳。醫說曰。許叔微少嘗以登科為議。一夕夢神告曰。汝欲登科。須德陰德。叔微自念家貧無力。惟醫乃可。于是精意方書。久乃遇診。人無高下。皆愈赴之。既而所活愈多。聲名益著。復夢其神受以一詩曰。藥有強功。陳陳間處。堂上平虛。鳴六作五。是年登第六名進士第。上一名陳祖言。下一名樓樹。及注門月升甲恩如第五名授職官以賜。與詩中之言。無一字差。此則濟人之病愈者也。

將軍靡謀士卒弗安

五行大義曰。肝者為將軍之官。謀慮出者。本性仁。仁者必能深恩。以仁舉。則無從得之。以仁分則無不悅。又曰。將軍謀則士卒安。將無慮則士卒去。故肝為將軍出謀慮也。

郡守催怒嚴隱贈官

華佗傳曰。有一郡守為病久。佗以為氣感則差。乃多受其貨而不加功。吐黑血數升而愈。本草新注曰。華佗贈官。又留書罵之。太守果大怒。令人送殺佗。不及。因隱患。神虎門。去橋中第山巖嶺。太平廣記曰。梁大同二年。丙辰歲三月十二日告化。時八十一。顏色不變。屈伸如常。屋中香氣。積日不散。唐天寶元年追贈金紫光祿大夫。

曹吏誤針勇者衝冠

三國志曰。督郵徐榮得病。華佗往省之。數謂佗曰。昨使醫曹吏劉祖。當日減。五日不效。如他言。針胃管訖。便苦咳嗽。欲臥不安。佗曰。刺不得胃管。誤中肝也。金目攝。毛起而面蒼。注曰。髮上衝冠。則毛起之驗也。肝氣感面。故怒色之氣青。

寡婦異想。殊妙慎看。

新修本草曰。諸虛癯瘠。婦人。此是其性。虛之所致也。新注曰。寡婦。無房室之勞。有思慮之志。用藥與妻妾有異也。尼僧。猶

心法道。定意。無。則無。思慮。色。欲。之。事。精神。內。守。所用。藥。不。得。與。俗。人。同。也。千金方曰。凡見。姝。妙。美。女。慎。勿。點。視。而。愛。之。此。當。是。癡。魅。之。物。勿。令。人。誤。愛。也。無。間。空。山。曠。野。獨。人。廣。衆。皆。亦。如。之。

心肺高處。肝膽附連。

存真圖曰。肺。為。諸。臟。之。上。蓋。接。與。高。于。肺。又。曰。心。為。身。之。君。以。肺。為。上。蓋。故。心。在。肺。下。太素經曰。兩。胃。之。上。中。有。父。母。注。曰。心。

為。陽。父。也。肺。為。陰。母。也。故。曰。高。處。也。明。堂。經。曰。肝。膽。附。連。肝。之。府。也。膽。在。肝。葉。門。下。重。三。兩。三。錢。故。云。附。連。也。

脾味傍灌。腎柱雙懸。

太素經曰。脾。主。五。味。出。矣。注。曰。脾。成。五。味。資。彼。五。臟。以。事。生。身。也。又。曰。脾。者。土。也。孤。藏。以。灌。四。傍。者。也。注。曰。孤。藏。獨。也。五。行。之。中。

土。獨。為。尊。以。王。四。季。脾。為。土。也。其。味。甘。緩。為。酸。苦。辛。鹹。味。液。微。甜。四。傍。之。藏。太素經。楊。上。善。注。曰。人。身。有。二。左。者。為。腎。右。者。為。命。門。命。門。者。精。之。所。舍。也。

呼吸暢喉。飲食通咽。

明。堂。經。楊。上。善。注。曰。喉。通。氣。之。路。也。存。真。圖。曰。喉。嚨。喘。息。之。道。其。中。空。長。可。以。通。氣。明。堂。經。楊。上。善。注。曰。咽。者。通。飲。食。也。八。十。一。難。經。

曰。咽。門。至。胃。長。一。尺。六。寸。為。胃。之。系。也。

胃大圍納。腸長繞傳。

明。堂。經。曰。胃。者。五。穀。之。府。長。二。尺。六。寸。大。一。尺。五。寸。徑。五。寸。橫。屈。受。三。斗。難。經。楊。玄。操。曰。胃。者。圍。也。潤。受。食。物。也。腸。者。大。腸。小。腸。也。

明。堂。經。曰。小。腸。長。三。丈。二。尺。受。一。斗。三。合。合。之。大。半。太素經。楊。上。善。注。曰。小。腸。從。胃。受。水。穀。已。傳。與。大。腸。即。化。物。出。明。堂。經。曰。大。腸。迴。環。受。反。十。六。曲。長。二。丈。一。尺。受。一。斗。七。升。升。之。半。太素經。曰。大。腸。者。傳。導。之。官。也。注。曰。大。腸。受。小。腸。

糟粕。胃。中。若。實。傳。其。糟。粕。令。下。去。故。納。新。

膀胱橫廣。津液斂圓。

明。堂。經。曰。膀。胱。腎。之。府。也。津。液。之。府。也。藏。溺。九。升。九。合。八。十一。難。經。楊。玄。操。曰。膀。胱。也。臍。廣。也。言。其。體。短。而。橫。廣。

顙顙響顙。臂膈寄肩。

明。堂。經。曰。顙。孔。穴。一。名。顙。顙。注。曰。頂。骨。相。接。之。處。每。鼓。顙。則。顙。顙。然。而。動。故。以。為。名。又。曰。臂。膈。穴。在。肘。上。七。寸。注。曰。肩。下。肘。上。肉。

高。處。謂。之。顙。也。腦。肉。在。臂。故。曰。臂。膈。

頰頰明達。佛憐克調。

太素經。曰。喉。嚨。上。孔。名。曰。頰。頰。注。曰。頰。頰。懸。垂。變。雙。孔。通。鼻。者。是。氣。之。上。下。二。鼻。孔。中。此。分。也。又。曰。佛。憐。氣。感。諸。親。也。

臟傷七情。血泄三焦。

三。因。方。曰。喜。怒。憂。思。悲。恐。驚。謂。之。七。情。又。謂。七。情。傷。心。怒。傷。肝。憂。傷。脾。思。傷。肺。悲。傷。心。包。恐。傷。腎。驚。傷。膽。太素經。曰。何。謂。血。

岐伯曰。中膈受血于肝。變化赤是謂血。注曰。五藏精汁。在于中膈。注手太陰脈中。變赤循脈而行。以奉生身。

耳目誰察。聲色孰昭。

千金方曰。五藏六府之盛虛。血脈營衛之通塞。固非耳目之所察。必望見其五色以知其病。聞而知之者。謂之聖。望而知之者。謂之神。聞而知之者。謂之工。又曰。上醫視察。中醫察色。下醫診脈。八十一難經

急皮膚微及骨髓天。

扁鵲傳曰。扁鵲過齊。初見桓侯曰。君有疾。公不應。又見之。曰。君有病。乃可治之。公曰。欲治無病之人。以求其功。後又見公。起人便走。數日病發。召起人。起人曰。初見君病在皮膚。鍼灸所及。再見君病在血脈。湯藥所及。今見君病入骨髓。司命亦無所奈何。新修本草曰。桓侯患皮膚之微。致骨肉之痼。

折肱致功。截指匪要。

新修本草曰。醫不三代。不服其藥。九折臂乃成良醫。聖惠方曰。有疽生于指上。療者于後節截去之。傳曰。盧淳有截指之効。靜而思之。非良法也。何者。夫療癰疽。未辨辨識。一概施之。施之以針艾。用之鍼。劉涓子謂之流。懸壺名于前。審理遲亦未得全。用也。

拔刃腦開。投鎗癰銷。

太平廣記曰。江淮州郡。火令最嚴。犯者無赦。蓋多竹屋。或不慎之。動則千百間立成燬。高駢鎮淮陽之歲。有術士之家。延火燒數千戶。主者錄之。即付于法。諸刃謂之刑者曰。某之愆尤。一死何以塞責。然其有傳技。可以傳授一人。俾其救濟後人。死無所恨矣。時駢延待方術之士。恆如飢渴。監刑者即綴之。雖白于駢。駢召入親問之。曰。某無他術。唯善醫大風。駢曰。何以嚴之。對曰。但于福田院邊一畝地。可以試之。遂如言。乃置患者于瘰癧中。飲以乳香酒數升。則瘰癧然無知。以利刃開其腦。取出瘰癧。長僅二寸。然以膏藥封其瘡。別與藥服之。而更節其飲食。動息之候。旬餘瘰癧愈。瘰癧一月。瘰癧已生。肌肉光澤。如不應者。駢遣術士為上客。又曰。後漢末有人得心腹癰病。瘰癧。容若合符。後華佗聞其病而解之。因出巾箱中藥以投之。瘰癧即成酒焉。

十全欲施。人能巨包。

八十一難經曰。上工者十全九。中工者十全八。下工者十全六。周禮云。十全為上。十失一次之。十失二次之。十失三次之。十失四次之。下。得其人。任之其能。故能明其事。第一明人。第二曉人。第三智辨人。第四辭人。第五調柔人。第六口若人。第七導手人。第八甘手人。謂之八能。

阿是用灸。試驗勿嘲。

千金方曰。吳蜀多行灸法。有阿是之法。言人有病痛。即令捏其上。若裏當其處。不問孔穴。即得便快。成痛處即云阿是。皆驗。新修本草曰。或田舍試驗之法。殊域異識之術。如轉安散血。起自瘰癧人。牽牛逐水。近出野老。藥店詩證。乃下蛇之藥。臨邊地慈。為合瘰癧所誤。

富謹持滿。飽誠接交。

大業經上著注曰。夫儒者為慎。今富而盛貴而驕者。不知持滿。養生要集云。交接尤禁醉飽。大局也。損人百倍。又曰。已飽勿房。

已房勿飽。又曰。夜飽精不惟精。令人成百病。

起居適度。愛憎可拋。

太素經曰。起居有度。注曰。男女勞逸。適運動靜。皆依度數。素問曰。春三月夜臥早起。夏三月夜臥早起。秋三月早臥早起。冬三月早臥早起。必待日光。千金方云。凡心有所愛。不用深愛。心有所憎。不用深憎。並皆損性傷神。亦不用深恨。亦不用深毀。常須心於物平等。如覺偏頗。尋以正之。

好其真散。醉厥性清。

太素經曰。以好散其真。注曰。情有所好。必忘善惡。人欲善惡之真。善惡其定。即真知散。又曰。醉酒者神安性偏。經絡皆疏。腹理皆開。

憤憂消酒。儉嗇進肴。

搜神記曰。漢武帝遊於西谷關。有物當道。身長數丈。其狀像牛。青眼而鳴。有泣聲。數千人許也。帝大懼。問于東郭。東郭曰。嘗與

建相義于此地也。秦將白起。殺坑趙軍四十餘萬也。此其靈也。夫憤憤憂者能酒耳。願以此處有缺文。表其真。鏡足海陸。註者無所不備。士俗多疾。而人早夭。

盛衰早變。懈惰奚逃。

太素經曰。丈夫年八歲。腎氣實。髮長齒更。二八腎氣盛。天癸至。精氣盛。滿陰陽和。故能有子。三八腎氣平。筋骨勁強。故齒牙生而

長強。四八筋骨隆盛。肌肉滿。五八腎氣衰。髮始墮。六八陽氣衰于上。面焦髮脫。七

洗浴包損。博奕眼勞。

千金方曰。新好解勿冷水洗浴。損心包。今寒入風。浴冷水。殊可有不

知喜勝悲。恐邪容清。

太素經曰。勝在志為憂。憂傷肺。喜勝悲。注曰。心喜為火。故喜勝

公夢二童子相謂曰。彼展醫也。懼為我焉。終逃之。其一日。我居南之上。修至青之下。若我何。獲至。謂公曰。疾不可為也。在胃之上。青之下。攻之不可。達之不及。藥不至焉。不可為也。公曰。長壽也。事禮而歸之。

寸尺尚幽。吉凶愛輟。

八十一難經曰。尺寸者。脈之大要會也。從關至尺。是尺內陰之所治也。從關至魚際。是寸口內陽之所治也。故分寸為尺。分尺為寸。故

陰得尺內一寸。陽得尺內九分。尺寸始終一寸九分。故曰尺寸也。又云。獨取寸口。以決五臟六腑死生吉凶之法。

脈經曰。微沈瘦弱。謂之八寒。八寒者。陰也。癢者在皮毛。經手乃得。重手不得。按之數陷。如刀割刺。竹皮曰瘡。伏者。按之至骨乃

得。舉之全無曰伏。濡者在皮肉上。按之盡牢。氣之有餘曰濡。弱者在皮毛。按之則無。舉之似有來去曰弱。又曰。畏短虛促結代牢動細澀之九道。促者在脣肉。按之極數。時止又來。在十口曰促。結者在皮。按之小數。中有能道。舉之即動曰結。代者在脣肉。按之動而不來。須臾而復又動曰代。若老者與羸瘦人。得之則生。少者得之即死。牢在皮毛。舉之則有。按之即無曰牢。

脈經曰。緊與弦相類。滑與微相類。其形同而難分。故曰迭陷也。

千金方曰。到庚家藏珍羅滿目。勿左
右顧盼。無竹囊耳。無得似有所獲。

本草曰。藥積翠池中有瑤瑤。高一丈二尺。一本三河。上有四百六十三條。云是南越王趙佗所獻。夜有光影。晉石崇京有瑤瑤高六七尺。

今並不遇有比高大者。太平御覽曰。徐熙好黃老。隱於秦望山。有道士送。求飲。留一筠簍與之。曰。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。當得二千石。熙聞之。乃扇鶴養經一卷。因精心學之。逾名震海內。生子秋夫。殊工其術。仕至射陽令。

書說曰。負鏡先生吳人也。莫知其姓名。負石鑿鏡。人有疾苦。卽出紫丸赤丸與服。無不愈。後大疫。家至。目。與藥。舌。數。萬。人。不。復。出。

錢去。太平廣記曰。晉李靈豫章山下民。有一人少有痼疾。垂死。載以詣奉。叩頭哀之。奉使病人坐一房中。以五重布巾蓋之。使勿動。病者去。初聞一物來臨身。痛不可忍。無處不匝。量此舌廣一尺許。氣息如牛。不知何物也。良久物去。奉乃往除巾。以水浴之。瘡去。告云。不久當愈。且勿當風。十數日。病者身赤無皮。甚痛。得水浴。瘡即止。數日皮生即愈。身如瓠。瘡也。

書說曰。碣石鎮在日南之西南。有石鎮方數百里。光明瑩徹。可驅五藏大瘕。亦名仙人掌。國人若有疾。風照其形。愈即病退某法。

藥與之。無不登者。又曰從鼻與巡檢病。不得前渡。臥則微逆。立則不能清濁。雪蓮用過小
隔藥。竊技巧弗驗。唐與正因其經器大用來。問吳常日服何藥。曰。叔祖常服黑錫丹。問何人
造砂。曰自爲之。唐酒然悟曰。是必結砂時銀不死。燒黃飛去。銀砂入膀胱。臥則清濁可渡。立
則正寒水值。以故不能通。今取金液丹三百粒。分爲十服。煎服麥湯下之。勝尿得破黃。積熱
成灰。從水道下。發果黑如細砂。病愈。葛之清酒。硫黃之
化銀。皆微經方。苟不知病源。而以古方從事。未見其可也。

積油焚寶戴笠衣蓑

本車曰。博物志云。積油滿百石則生火。武帝太始中。武庫火災。積油所致。抄叢曰。累世之寶。漢高斬蛇劍。王莽頭。孔子履等盡焚焉。

太平廣記曰。大曆初。鑿陵客崔希真家于郾西。每鼓琴。工婦事。好修養之術。二年十月朔朔。夜大雪。希真屢出門。見一老人衣黃紫笠。避雪於門下。崔異之。請入。去蓑笠。見神色

毛骨非常人。也。益敬之。問曰。家有大藥。賜以子。服之。老者。能活。以時。什則。則佳。崔因命家人。具之。問。又。嚴松花酒。老父曰。花。雖。無。味。野。人。有。物。能。令。其。醇。美。乃。于。懷。中。取。一。丸。藥。色。黃。而。堅。老。人。以。石。扣。之。置。于。酒。中。則。頓。甘。美。矣。仍。以。數。丸。遺。希。漢。請。問。老。父。笑。而。不。答。崔。入。宅。于。腹。痛。之。見。其。老。父。于。帷。幃。前。所。畫。案。上。如。有。所。置。瞬。息。而。罷。崔。少。頃。具。歡。而。受。之。而。食。崔。又。入。其。內。出。已。去。矣。此。老。父。是。葛。洪。第。三。子。也。

鉛錫未辨。疑錯所磨。

新修本草曰。鉛錫莫辨。權衡不分。蘇敬注曰。丹白二粉。俱妙鑄作。今經稱鉛丹。陶隱居曰。煎鉛。俱誤矣。大素經曰。九針。一鐵針。二

員針。三鑿針。四鑿針。五鑿針。六員利針。七毫針。八長針。九大針也。鑿針主人大其身而員其末。鑿針主五音也。必令末如劍鋒。可以取大膿。

枕時琥珀銅鑄鏤錦

本草曰。琥珀如松脂。千年爲茯苓。又千年爲琥珀。又千年爲璣珀。又
一曰。琥珀止血生肌。漢書曰。出關東國。初如快膠乃成。時率州貢璣

瑋悅。瑋以賜軍士餅金瘡。太平廣記曰。梁陶真白所著大清經。一名魚經。凡舉道術者。皆須有奸劍隨身。又說。干將鑄耶劍。皆以劍鑄。非鐵也。本草曰。魚腸青主刀劍令不鏽。以青塗之。水鳥也。如鴉鵂。腳連尾。不

塗劍鵬鵬軟玉蝦蟆

本草曰。鰐鰕青主刀劍令不鏽。以青塗之。永烏也。如鴉鵂。脚連尾。不能陸行。常在水中。人至即沈。或鑲之便輕。又曰。鰐鰕肪塗玉。

則刻之如璣。但肪不可多得。取匠者則煎膏以塗玉。亦軟滑易裁。古玉器有奇特。非彫琢人功者。多是昆吾刀及蝦蟇膏所刻也。

泰山鍾乳蜀紅金牙

本草曰。石鍾乳生少室山谷。及泰山。生崑穴陸處。嶺山廣而成。空中相連。長者六七寸。如鸞翮管狀。砵之如爪甲。又曰。金牙生蜀

郡。如龍金。大小如碁子而方。在蜀鎮紅洋石
間打出者。內即金色。皆擲入水年久者多黑。

崑池捧函。蒙園煎茶。

玉函方序曰。開元中。余始居終南山。一日會有一老人來詣余乞救。一族之命。余詰之曰。爾何人。而問余求活族之請。復誰人教爾來告。余上然之。遂允其

余也。老人曰。某本昆明池觀也。今爲天旱。有胡僧某國家官能降甘雨。聖上熱之。遂允其請。令僧於池側致壇作法。其僧實能持幻咒。涸池水。某恐一族見稱。今特來獻告也。余答曰。吾能救汝之難。然汝須將池中所有玉函方來。則汝之池水無慮矣。老人曰。某池中他物悉以奉上先生可也。然其方是陶真人所賜。今鎖此池中。戒誓甚嚴。恐違天戒。余又謂之曰。若令余得此方。用教生聚。其功極大。豈以爲惜。勿以虛戒爲辭。老人諾許。遂開之曰。汝但取池水已足矣。數日。老人果以玉函捧方來獻。余得之。不敢隱匿。乃悉別爲上中下三卷。呈獻同庭。

用救生靈。故敘事引于卷首爾。本草曰。茶樹云。蒙山有五頂。頂有茶園。其中頂曰上清峯。昔有僧人病冷且久。遇一老父謂曰。蒙之中頂茶。當以奉分之。先後多搗人力。俟雪之發聲。俾手探清。三日而止。若獲一雨。以本處水煎服。即能祛宿疾。二雨者眼前無疾。三雨固以獲骨。四雨即為地仙矣。其僧知說。獲一雨餘。服未盡而病痊。

刀飛吳都朱稱越砂

太平廣記曰。梁陶真白所著大清經。一名劍經。凡舉道術者。皆須有。好劍鏡隨身。真白隱居吳都山中。常蓄二刀。一名善勝。一名寶勝。往往飛去。人望之如二條青蛇。本草曰。丹砂作末。名真朱。仙經亦用越砂。即出廣州臨海者。此二處並好。性須光明整微為佳。

掛弓趙宅擊鼓陳家

蓋說曰。何解元。陳留人也。一日會飲于趙修武宅。酒至數盃。忽見自思小蛇長大。食其五藏。明年又因舊會趙宅。恰才執盃。又見小蛇。乃放下盃細看時。趙宅屋梁上掛一強弓。却是弓梢影在盃中。因此解纜。其心疾絕無。乃是致疑而成病也。又曰。陳子直主簿妻有暴疾。每腹脹。則腹中有聲如擊鼓。遠聞于外。行人通門者。皆疑其家作樂。腹脹消。則鼓聲亦止。一月一作。經十餘醫。皆莫能名其疾。

建一台北俱二巡南

五行大義曰。天以一生水於北方。火離陽物。義從陰配合。陰始故從始立義。故火數二也。明堂經曰。齊其時冬。其味酸。其日壬癸。又曰。齊其時長夏。其味甘。其日戊己。

壬癸水鹹戊己土甘

歷經曰。淨乳膏實弦繫供。謂之七表。微沈緩應過伏通弱。謂之八裏。表裏診候前後詳探。八十一難經曰。診脈于掌後。均文密排三指。頭指半指之前為寸。外

表裏診候前後詳探

陽中之陽。半指之後為寸。內陽中之陰。第二指半指之前為關。上半指後關下陰。第三指半指之前為尺。外陽。半指之後為尺內陰。補瀉內討權衡外諳。八十一難經曰。虛者補之。實者瀉之。不虛不

補瀉內討權衡外諳

實。太素經曰。權衡藏府。陰陽二脈也。整息午畢。頤志中譚。道家養身服氣法。平日端坐。嗽口一百廿遍。使口清唾如白玉之色。舉

整息午畢頤志中譚

作法。從卯至午名曰王時服氣之法。舌而上。鼻中納取清氣。口中吐出濁氣。如是一百廿遍即停。向王時

王時服氣之法

疋從東始。穴對丙函。太素經曰。東方之域。魚鹽之地。其民食魚而嗜鹹。魚者使人熱中。鹽者。從東方來。善說曰。疋石以石為針也。山海經曰。青武之山。有石如玉。可以為針。則疋石也。本草曰。嘉魚食之。令人肥健悅。此乳穴中小魚。又曰。吳都賦曰。嘉魚出于丙穴。李善注曰。丙日出穴。今則不然。丙者向陽穴也。陽穴多生此魚。何能

首圓應上肉暖司央

大素經曰。天圓地方。人頭圓足方以應之。病源論曰。脾主土。土暖如人肉。

綴乾紐聖正坤維良

新修本草序曰。我大唐之王天下也。承秦漢魏腐之。周隋餘廢之際。經義絕於已墜。正坤維于將覆。

辰巳繁榮戌亥收藏

新修本草曰。上藥一百廿種為君。以應天。中藥一百廿種為佐使。以應地。當謂戌亥子丑之月。法萬物生榮時也。下藥一百廿五種為佐使。以應地。當謂戌亥子丑之月。

法萬物枯槁時也。今案三月辰。四月巳。萬物榮。故言繁榮也。八月戌。九月亥。萬物枯槁。故言收藏也。

坎玄主冀兌昊當梁

大素經曰。天有九州。人有九竅。案問注曰。九州謂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也。五行大義曰。北玄天數一對坎宮冀州。西昊天數四對兌宮梁州。

順得舌標閑悟毫芒

大素經曰。病有標本。刺有逆順。注曰。本者。根本也。標者。枝末也。十二經脈。悉有標本。其本皆在手足四支。其標皆在頭背舌腋下。

此標本二處。攝病在中。此病陰陽前後。以在標本。故問刺之逆順之法者也。千金翼方曰。夫醫道之為官。實惟意也。因以神存心手之際。應斯毫芒之裏。其情之所得。口不能言。

庚辛西白甲乙震蒼

明堂經曰。肺藏其色白。其時秋。其日庚辛。又曰。肝藏其色青。其時春。其日甲乙。

見頂萬福騰軌彭鏗

太平廣記曰。佛芳時即中子登疾。時名醫張萬福初除四州。與芳故舊。芳賀之。具言子病。惟持故人一願也。張結旦候芳。芳遽引視。遂見

頂曰。有此頂骨何憂也。服此亦得。後登為庶子。

因彭張五六患。復曰不辭。壽且踰八十。乃留方數十字。謂彭曰。不

彭和緩也。經彭程名也。

漢武瘡瘍法程舊旨

治宅編曰。漢武帝病瘡瘍。長沙太守張仲景或人來問。方合俱之愈。舊說曰。涇州醫僧法程。字無狂。少醫。百端治之不愈。但晝夜觀

世音菩薩名號。如是十五年。夢中聞菩薩呼之使前。若有物繫其足。不可動。菩薩歎曰。食前

世為食節。誤食損人眼。今生當受此報。難以免。但吾獨汝誠心。當使汝衣食豐足。遂授藥中

元忠驃騎之才蛤精

北齊書曰。李元忠驃騎大將軍。兼中書令。晉陽縣伯趙郡臨仁人也。初以母老多患。遂還家方術。志性仁恕。疾病療之。無問貴賤。太平

廣記曰。北齊右僕射徐之才。家醫術。時有人患脚腫痛。謂醫其能療之。寵之曰。蛤精疾也。得之當由乘船入海。垂脚水中。疾者曰。實會如此。為療之。得蛤子二個。如榆莢。

謝瞻枇杷葛亮蕪菁

本草曰。謝瞻枇杷賦云。東金秋之青綠。抱東陽之和氣。露寒節之結。成炎果乎纖露。是也。又曰。葛亮錄云。諸葛亮所止。令兵士

獨種夏菁者。取其纖出甲可生啖。一也。葉舒可煮食。二也。久居則隨以滋長。三也。雖不令
惜。四也。回則易尋而採之。五也。冬有根可斷食。六也。三屬江陵之人。今呼為橘菜是也。

究習甄弟皆善審兄

晉書曰。立官。甄之弟也。俱以母病專心習醫道。遂盡其妙。御史大夫杜淹患風者數月。太宗令立官治之。既而奏曰。更二十一日午時死。果如其言。本傳曰。唐書云。甄立官究習方書。晉書曰。徐審字成伯。丹陽人也。與兄文伯皆善醫。審性秘忌。承奉不得意。疑貴如王公。不為指陳。魏孝文遷洛。除中散大夫。文伯事南齊。位至太山簡陵太守。

晉懷奔遊秦政燔坑

新修本草曰。晉懷奔遊。文籍焚燬。千不遺一。又曰。秦政燔坑。此經不預。本傳曰。秦音桂。大口細身。主腹內惡血。益氣力。昔仙人劉通常食石桂魚。今此魚猶有桂名。恐是此也。太平廣記曰。陶先生畫

劉憑餌餌陶景畫牛

二牛。一散放於水間。一著金籠。二人執繩以杖驅之。帝笑曰。此人無所不作。子約髮脇鳴鶴刺頭。晉書曰。子約者。秦越人弟子。號太子死。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砭

子約髮脇鳴鶴刺頭

石。以取三陽五會。有問。太子越。扁鵲乃使子約為五分之髮。以八鍼之刺和煮之。以髮兩端下。太子遂能起坐。又曰。秦鳴鶴為侍醫。高宗苦風眩頭重。目不能視。武后亦幸災異逞其志。至是疾甚。召鳴鶴張文仲診之。鳴鶴曰。風毒上攻。若刺頭出少血。即愈矣。天后自簾中怒曰。此可斬也。天子頭上。豈是拔出血處耶。上曰。醫之難病。遲不加罪。且吾頭重。殆不能忍。出血未必不佳。命刺之。鳴鶴刺百會及腦戶出血。上曰。吾眼明矣。言未畢。后自簾中頂禮拜謝之。曰。此天賜我師也。躬負鉗寶以還鳴鶴。

艾晟證類蘇恭新修

大觀二年。通仁郎艾晟證類本草。行世一卷。所載藥千六百七十六種也。唐顯慶二年。右監門府長史尉遲恭。與許孝崇等廿二人。撰新修本草。謂之唐本草。所載藥八百五十種也。

顧歡禪厭彥伯競酬

晉書曰。顧歡。字玄平。吳郡人也。隱於會稽山陰白石村。歡率值仁家有書乎。曰唯。有孝經。可取置病人枕邊。恭敬之。當自益。如言果愈。阿其故。曰。善。讀正勝邪。又曰。荆州人道士王彥伯。天性善醫。尤則厭。斷人生死壽夭。百不差一。自言醫道將行。列三四齋藥於庭。老幼塞門而請。彥伯指曰。熱者飲此。寒者飲此。風者氣者飲此。各飲而去。翌日各負錢帛來謝。無不効者。

范汪燃薪魯班刻舟

晉書曰。范汪子玄平。少孤。年六歲。適江依外家新野庾氏。實于臘中。布衣蔬食。燃薪為薪。積薪亦滿。途博遺百家之言。性仁愛。

等醫術。嘗以極恤為事。凡有疾病。不以貴賤皆治之。所活十愈八九。續類本草曰。述異記云。木蘭川在侵錫紅中多木蘭。又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蘭舟。至今在洲中。今詩家云木蘭舟。出於此。

涪翁摩踵休祖卜瘡

後漢書曰。涪翁者。不知姓名。釣於涪水。因號涪翁。精于醫術。所治病不限貴賤。皆摩踵救之。而不求其報。甚為當代所重。醫說曰。柳休祖者。參卜筮。其妻病風癰。積年不愈。垂命。休祖遂卜得頭之復。按卦合得姓石人治之。當獲風而愈也。既而鄉里有奴姓石。能治此病。遂名頭上三處覺佳。候有一風近前而伏。呼犬咋之。視風頭有三灸處。妻遂愈。

照鄰梨樹董奉杏林

太平廣記孫思邈傳曰。上元元年。群疾請歸。特賜良馬。及鄆陽公主邑司以足稱。當時知名之士。宋令文孟詵盧隱等。執師資之禮以事焉。思邈嘗後九成宮。照鄰留在其宅。時庭前有病梨樹。照鄰為之賦其序曰。癸酉之歲。余臥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。父老云。是鄆陽公主邑司。醫說曰。董奉。字君異。為人治病。病愈。令種杏五株。輕者一株。數年之間。杏有十萬。古熟。以藥一器易一器杏。以所得穀賑救貧乏。奉在人間近二百年。顏貌若卅許人。一旦舉手指天。練身入雲。

盧扁邯鄲軒轅瓊琳

八十一難經曰。扁鵲又家于盧國。因命之曰盧醫。世或以盧扁為二人者。斯實謬矣。史記曰。扁鵲名聞天下。過邯鄲。聞貴婦人。則為導下醫。過魏。聞扁人愛老人。即為耳目使醫。來入咸陽。聞秦人愛小兒。即為小兒醫。隨俗為變也。醫說曰。軒轅氏。王屋山玉闕之下。積養三日。乃登於玉闕之上。入瓊琳臺。於金丹。飛香爐火之爐。

浮奴還壯邑妻恣淫

錄驗方益多散方曰。華浮合藥。未及服。浮有奴字益多。年七十五。病黑。顏色澤澤。狀若卅時。醫說曰。儀州華亭人。為從志。良醫也。邑丞妻李氏病垂死。治之得生。李氏笑而淫。慕之貌。他日丞往旁郡。李獨稱疾。使邀之。伺其至。語之曰。我幾入鬼錄。賴君復生。願世間物無足以報德。願以此身供枕席之奉。為醫還壯而出。迨夜李復盛飾而就之。恣絕袖脫去乃止。亦未嘗與人言。後歲餘。儀州推官黃靖因病。陰吏逮入冥籍事。且獲。行至河邊。見狼吏持一婦人。剖其腹。隨其腸而條之。傍有僧語曰。此乃子同官某之妻也。欲與醫者。生還。不許。可謂善士。其人壽止六十。以此陰德。延延一紀。仍世世賜子孫一人官。婦人減算如其所增之數。所以為慈惠者。除其淫也。靖國素與善。既誕。密往訪之。最驚曰。方私語時。無一人聞者。而奔來之夕。吾獨處室中。此唯婦人與吾爾。君安所得聞。靖國具以告。恣死後一子登科。其孫國南。紹興中為儀中雄縣丞。屬傳井喻。迫獲伏。竊作隱德詩數百言。以發隱德。此不復載。